



青春奇妙物语

TALES OF THE UNUSUAL YOUTH

两色风景 景著

5 PART FIVE

青春奇妙物语

PART FIVE
5

两色风景 著

Tales Of The Unusual Youth

湖南文艺出版社
2014年11月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青春奇妙物语.5 /两色风景著. — 南昌: 百花洲
文艺出版社, 2017.7
ISBN 978-7-5500-2298-0

I. ①青… II. ①两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148198号

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一期A座20楼 邮编: 330038
电 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.com>
E-mail bhzw0791@163.com

书 名 青春奇妙物语.5
作 者 两色风景
出版人 姚雪雪
出品人 王应鲲
责任编辑 周振明
特约策划 新阅坊
特约编辑 罗长敏 杨 鸿
封面设计 郑雨薇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
开 本 710mm × 1120mm 1/16
印 张 18.25
字 数 320千字
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
印 次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2298-0
定 价 35.00元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7-238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目录

CONTENTS

- |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|----|----------|
| 001 | Chapter | 1 | 落叶归根事件 |
| 023 | Chapter | 2 | 流水有情事件 |
| 043 | Chapter | 3 | 广而告之事件 |
| 065 | Chapter | 4 | 孤掌能鸣事件 |
| 087 | Chapter | 5 | 任意封条事件 |
| 109 | Chapter | 6 | 集体隐形事件 |
| 129 | Chapter | 7 | 强制接力事件 |
| 149 | Chapter | 8 | 一家三车事件 |
| 171 | Chapter | 9 | 分身有术事件 |
| 193 | Chapter | 10 | 生命WiFi事件 |
| 213 | Chapter | 11 | 白色密道事件 |
| 235 | Chapter | 12 | 明日英雄事件 |
| 282 | Postscript | | 后记 |





Chapter 1

落叶归根事件

车子就要开了，教官不耐烦地吼道：“那家伙不想回去了是吧？！”

“啊啊教官，我要拉肚子，请让我下车！”八达捂着肚子叫道。

“我也是！麻烦让让，要出来了！”“我怎么就管不住我这大肠呢？！”金氏、大卫的肠道争相蠕动。

“你们玩我啊？！”教官气急败坏，却不能阻挡他们下车，这要是释放在车上……

嬷嬷感动地目送这群屎壳郎的背影，同时不安地频频向车窗外张望。隐隐约约，有个气喘吁吁的人影向这里跑来……

【你好，大三】

八月三十一日，报道的日子。

排长走进大学校门时，见到了许多青涩的面孔，都是大一新生。有些是学渣，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考进来，脸上带着兴奋与新鲜，对未来三年充满期待；有些是学霸，发挥失常，虎落平阳，又没有复读或出国留学，此刻一脸生无可恋，殊不知现在绝望还太早，人生才是真正的大魔王，而高考不过是一只小爪牙。

“好好享受吧，小崽子们。”排长自言自语，“这所学校屁都没有，但至少还是很自由的。”

这时有个学生家长拦住他：“请问，知道宿舍区怎么走吗？”

“那边。”排长随手一指。

“谢谢。”那家长擦擦汗，递给排长一根烟，“你也是送孩子来上学的吧？”

“……是的啊，那小子第一次出远门，还真让人不放心呢。”排长微笑着谢绝了。

“哈哈没办法呀，可怜天下父母心！”那家长谅解地笑了。

他转过身，排长冲他的背影猛竖中指。

身后传来了一声大爆笑，排长回头，视线立刻被塞满了——那是金氏，号称能把任何辽阔的视野都变得狭隘的男人。他本来胖得像个球，经过了暑假两个月的调养，此刻更是胖得像个地球，他提着大包小包，显然也刚到，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及时目睹了基友被羞辱的美景。

“别往心里去。”金氏安慰排长，“再忍个七八十年，当你的年龄终于跟长相匹配了，你就不介意了。”

“这么久未见，你的猪舌头真是越来越会说话了。”排长捏着金氏的脸说。

“不，我忘了，七八十年后你都一百多岁了，早挂了吧？”金氏不安地问。

“比你命长就行，年底你就该被宰了吧？”

二人斗着嘴，往415走去。换了平常，早就直接开打了。不知是顾虑大庭广众，还是多少成熟了一些。

穿过小花园，经过图书馆，穿过操场，经过体育馆，就进入了生活区。走过铁门，映入眼帘的是110宿舍，岩班长正赤着膊叉着腰站在门口，茂密的胸毛迎风飘扬，一派“乱毛”渐欲迷人眼的诗情画意。看到排长与金氏，他举起手挥了挥，却更像是在展示他同样茂密的腋毛。

终于来到熟悉的415，里面已经有了四人：烂操、锅炉工、容嬷嬷、八达。亲热的招呼立刻响成一片。

“你们可回来了！快把行李放下，我要打劫……啊不，我帮你们收拾。”八达说。

“烂操！天呐！你的痘已经多到让我看不清五官了！这是眼睛对吗？！”排长说。

“这是鼻孔谢谢。看在你这老家伙见一面少一面的份上，我就不跟你计较了。”烂操说。

“嬷嬷，怎么搞的，肚子还是这么扁？都开放二胎了，你却连一胎都没着落！”金氏说。

“呵呵，阿金真是幽默。让我来听听你的肚子，里面至少是五胞胎吧？”嬷嬷说。

期间锅炉工端来了刚烧好的开水，大家捧起杯子轻轻一嗅，感叹：“有家的

味道呢！”

这群家伙，一点儿进步也没有呢。

大家边聊边收拾行李，尘封了两个月的宿舍落了不少灰，但臭男人们会想到把床铺擦一擦就已经难能可贵了，根本顾不上公共卫生。好在有嬷嬷帮着擦了桌子和窗户，大家感动地说：“窗台上落了好多鸟屎，你也给抠抠吧。”

嬷嬷作势要把抹布丢丫们脸上。

“话说，你们在外面租的那房子，暑假就空着？”排长问。

“没办法。”嬷嬷苦笑。

“太浪费了！”八达心疼得好像那是他出的钱，“你们今年还打算继续租吗？”

“看看吧。”嬷嬷含糊，“而且我们搬回来，大反派住哪里？”

大反派本是110宿舍的一员，后来跟一位室友闹矛盾，就“乔迁”到了我们这儿，凭借那张凶悍得仿佛吃过牢饭的脸顺利融入415。但后来他与110关系回暖了，我们都觉得他早晚得搬回去。但大反派似乎觉得说来就来说走就走，太不尊重我们了，所以直到上学期结束都没挪窝，还是挺面恶心善的。

说曹操曹操到，大反派进门了。

“呜哇——请不要把我卖去夜总会——”“恭迎大哥出狱！”“砍谁？老板您说！”……415式的热烈欢迎此起彼伏。大反派露出了标志性的憨厚微笑，那笑容也不出意外地被他凶悍的五官扭曲成了淫笑。

“一灿、大卫、老蜗都来了吗？”大反派问。

“大卫傍晚到，一灿和老蜗见朋友去了。”嬷嬷说，“小苹果她们倒是都到了。”

“就差段段下落不明了，给他留言居然没回我。”排长说。

“段段要是来了，刚才的吐槽就要激烈一倍了，”烂操说，“他应该会吐得更更有文采，比如‘嬷嬷，退学吧，念再多书万岁爷也不会看你一眼的，你对他来说就是个尿壶’什么的。”

“啊靠。”嬷嬷说。

“快到了应该。三点多的时候我在来的路上，看到他坐在一个卡车里，但不知为什么是开往相反的方向。”大反派说。

“卡车？熟人送他吧，大概是走另外一条路。”排长说，“话说，你的行李呢？”

是的，大反派并没提着行李。然而回宿舍是该提着行李的，好比蹲完坑必须

提着裤子。

“行李在110。”大反派说，“我想搬回去了。”

该来的果然还是要来。大反派注定是415的一个过客，虽然大家对他不是没感情，却也没到嬷嬷们搬走时那种依依不舍的程度。只是这个优柔寡断的家伙会如此痛快地说出他的决定，还是有点一反常态。

“这样啊。”大家长老排代表大家说，“挺好的，落叶归根嘛。”真是老气横秋的总结。

“对不起啊……”大反派无地自容。

“对不起个毛！进去好好改造！”“下次见面，你必须已经坐上黑道帝王的宝座！”“叫一声大哥，一辈子都是我们大哥！”……大家立刻送上415式的宽慰方式。

“这种时候应该唱一首《祝你一路顺风》。”锅炉工忽然说。

大家惊讶地看着锅炉工，比起大反派的突然爽快，锅炉工提议唱歌才是千载难逢好吗！却说这人是本宿舍唯一不听歌的，组团去K歌他也从来不唱，哪怕大家要求他唱的是《生日快乐》或者《少先队队歌》，丫也坚决闭嘴。总之就是来凑份子。大家因此很过意不去，就会使唤他点歌切歌，物尽其用。我们都以为锅炉工这辈子听水烧开的咕嘟声就够了，现在丫主动提出了唱歌，并且真就清清嗓子，唱上了！

“那一天，知道你要走，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……”

很早的歌了，但让人百听不厌，不过这跟锅炉工没关系，丫五音不全，除了歌词，其他简直是原创啊！

一曲唱罢，大家纷纷为锅炉工的勇气鼓掌。而锅炉工已然尴尬到恨不能钻进热水瓶了。

“既然要搬出去了，大家来聚个餐吧。”八达拍拍手说，“我请客。”

“啥？！”锅炉工唱歌带来的震撼瞬间被淹没了，八达说要请客？！这简直跟巨石强森说“我是GAY”一样惊天地泣鬼神啊！

“正好也快吃晚饭了，走吧走吧，挑个地方！”八达是认真的，他甚至第一个推开了门。

此情此景，有太多的槽点，但每个人都迫不及待地跟了上去。这种事直到世界末日都很难再发生一次了！趁他还没有反悔，必须马上去吃吃吃啊！

【不一样的美男子】

足以载入史册的“八达请客”事件后，历史的见证人们打着饱嗝走出饭馆，表情满足而又神圣。

其实也不是什么好馆子，菜也就是那几盘，而且人来得不齐（嬷嬷曾建议：“要不等大家到齐再撮”，迅速被所有人反对：“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！现在请客的可是八达！”嬷嬷顿时无言以对……），总共就花了一百出头，但每个人都吃出了国宴的感觉。

至于八达为什么变性……不，转性了，没人知道。只知道那顿数他吃得最多，有一股“请都请了，不吃回本更亏”的气魄。每个盘子里的葱姜蒜都被一扫而空，还舔得亮洁如新，偷懒的服务员说不定会直接拿去给下一批客人用。

吃完嬷嬷就先回415分舵了，大反派也正式回归110，临走时哽咽地感谢415在他最需要的时候提供避风港，更感谢八达为了欢迎他而如此破费，这简直能拿来跟人吹一辈子牛了。

又只剩八达他们五人，他们边逛学生街边往415走，来到门口，排长忽然站定。

“我觉得，还是应该买那身衣服。”

“啥？”

排长没有回答，掉头就跑回了学生街，再出现时已是全新造型：丫竟穿上了一件十分花哨浮夸的衬衫！那颜色鲜艳得啊，跟调色盘成了精似的，甚至还缀着流苏与亮片，与略显野性的豹纹喇叭裤相映成趣。不可否认，颜值很高的艺人是可以把这一身穿出风采的，而排长这样穿只让人想自挖双目。

“老排你怎么了，今晚并没有喝很多吧？”八达瞠目结舌。

“你就算买寿衣都比买这身合适啊！”烂操的话更伤人。

“你回来的这一路，得引发多少关爱老年人的探讨……”锅炉工喃喃地说。

“呸，你们懂个毛？就因为总穿得土里土气才会显老，我也是个年轻人啊，怎么不能换个潮一点的形象？”排长冥顽不灵，对着镜子自赏一番，老年痴呆已经确诊。

“对了，阿金呢？”排长发现吐槽的声浪中少了最雄壮的分贝。

“他跟你一样吃错药了。”烂操说，“他去跑步了！”

“跑步？！”

排长忙赶去宿舍斜对面的水房，那里有窗户可以看到操场。果然，初上的华

灯之下，正有一个壮硕的身影咣咣咚咚地践踏着塑胶跑道，让那些只吃过猪肉的人大饱眼福。

金氏不知道已经跑了几圈，可是并没有停止的意思。看得出他非常非常累，他可是每次体育长跑都至少要落后一圈人啊！就算是忽然领悟了好身材的重要性，这也太拼了吧？！

果不其然，十分钟后，金氏扶着路灯柱呕吐不已，吐完瘫倒在地上。排长们赶快下去把他扛回来。这是个艰辛得犹如愚公移山的过程。

“你们觉不觉得，今天我们宿舍太反常了？”看着躺在床上欲生欲死的金氏，锅炉工说。

“绝对是！”八达说，“我怎么就请客了呢？我怎么就那么糊涂？”

“仔细想想，这身衣服其实不适合我……”排长大彻大悟。

“看起来，唯一还正常的就是我了。”烂操环视全宿舍说，“那我也该出发了。”

“你干吗？”大家问。

“当然是去女澡堂偷窥啊。”烂操一脸“少见多怪”的表情。

“……”众人震惊。虽然烂操看上谁就会勇敢地表白或调戏，但从未做过真正出格的事情。这么说吧，嬷嬷至今还是处子之身，就很可能说明烂操的定力，可他现在……

“大一学妹有不少很正点啊，总之，在下先看为敬！”烂操兴奋地说。

这家伙是认真的！大家一拥而上抓住他。烂操挣扎：“放开我！你们就不想看鲜肉吗？！”

“看你妹啊！”大家把他推上金氏的床，金氏一个翻身，烂操就被五行山镇压了，差点连活命都成问题，暂时不能考虑花花世界。

“靠，每个人都疯了。”排长抓狂，“才刚开学而已，我们是被什么诅咒了吗？！”

“也不是每个人。”锅炉纠正，“段段还没来呢。”

【心动不如马上行动】

415分舵这一夜同样跌宕。

却说吃饱喝足的嬷嬷回到分舵时，老蜗、一灿和大卫都已回归，正和眼镜娘、武则天、小苹果在客厅闲聊。

“都来啦。”嬷嬷快乐地说。

“是啊，你回宿舍去了？”大卫说。

“嗯，你们绝对不敢相信我经历了什么。”嬷嬷说，“八达请客了！”

这话果然引起了不小的震动，向来镇定的一灿都吓得手一抖，烟灰落地。

“今天可不是愚人节！”大卫提醒嬷嬷。

“骗你是母猪！”嬷嬷发誓。

“我居然错过了！”老蜗很少发自肺腑地惋惜某件事。

“我吃到了喔！”嬷嬷自傲得宛如吃到了唐僧肉。

“待会儿再闲聊，先去洗个澡吧。”武则天对嬷嬷说，“衣服脱在盆里，我帮你洗去。”

“好，麻烦你了。”

嬷嬷起身要去洗澡，忽然僵在那里，整个屋子的空气都凝固了。

“……我刚才好像听错了。”嬷嬷慌乱不安地重新坐好，“我听见你说……要帮我洗衣服？”

“我就是这么说的啊！废什么话？快去洗澡！”武则天命令。

连眼镜娘都有把眼镜摔碎的冲动。

众所周知，嬷嬷喜欢武则天，很喜欢很喜欢。所以如果是嬷嬷提出要帮武则天洗衣服，哪怕是洗内衣都不奇怪，然而武则天一贯傲娇，从不主动示好。然后，大二结束前，嬷嬷得知了武则天与他若即若离的原因是一直没走出过去的阴影，她也曾为喜欢的人无底线付出，却受到很深的伤害，因此困惑着是否该接受嬷嬷。

不过那已经过去了，嬷嬷最终凭诚意感动了武则天，二人的关系迈进了一大步。但即便如此，武则天转型为贤妻良母还是太吓人了。

“有什么奇怪！”武则天豪气地对嬷嬷说，“你对我那么好，我当然也想尽量对你好一些！”

嬷嬷激动得恨不得去跳楼冷静一下。于是他真去洗澡了，武则天也真帮他洗衣服去了，还是手洗呢！

“八辘啊（不错啊）。”一灿笑着点评，“抗奶摸摸金滴打动她了（看来嬷嬷真的打动她了）。”

“好他妹的甜啊，我都感受到他的幸福了。”老蜗也为嬷嬷高兴。

“你也去谈个恋爱呗，不要只玩GALGAME了。”大卫说。

“有道理。”老蜗点点头，转向小苹果，“喂，要当我马子吗？”

屋子再度陷入死寂。告白了？老蜗告白了？老蜗？！告白？！

如你所知，415的“苹果汁”包括大卫、烂操和八达。至于老蜗，似乎的确也对小苹果有好感，然而他为喜欢的人做过啥？啥都没。他每天就是旷课、睡觉、玩游戏，跟小苹果的对话一般也是“帮我买个便当”之类，甚至没有进一步加深关系的企图心。但这居然就告白了？还能更没预兆一点吗？！

“喂，别拿这个开玩笑。”大卫正色。

“没开玩笑啊，我是挺喜欢你的。”老蜗看着小苹果。

“呃……谢谢。”小苹果红了脸，让人食欲大增，“可……人家对你没感觉耶……”

“是喔？那就算了。”老蜗说。

……放弃了！这就放弃了！你告白是告好玩的吗？！不再争取一下吗？！

“你搞什么鬼？”大卫有点生气。

“就突然觉得有个女朋友也挺好的。”老蜗说，“可是人家也有不喜欢我的权利嘛。”

话是没错，但这么理智和豁达，反而显得这份感情对你可有可无啊。真正很喜欢的人，是绝不可能因为告白失败就轻易放下的吧？

老蜗玩游戏去了，气氛却被他搅得很古怪。一灿递给大卫一根香烟：“表你他（别理他）。”

“我不抽。”大卫开始宽衣解带。

“呀——你干吗——”小苹果捂脸。

“我有点不爽，裸奔应该有助于释放压力，我想裸奔很久了！”大卫继续脱。

一灿连忙站起来阻止他，大卫尖叫：“别拦我！让我裸！让我奔！让我装逼让我飞！”

一直冷眼旁观的眼镜娘这时说了一句：“你觉得他们现在正常吗？”

一灿抱着大卫摇头，并冲屋里的老蜗抬下巴：“妓少辣绝八四他费桌滴四（至少那绝不会是他会做的事）。”

“嗯，也不是她会做的。”眼镜娘朝阳台看了一眼，武则天正朴实刚健地洗着衣服呢。

“荡八代表他萌木有想过（但不代表他们没有想过）。”一灿补充。

“本来顶多只是想想，但现在变得勇于实践了？”眼镜娘说。

在他们讨论的过程中，大卫持续发出视裸如归的殷切呼唤。

【段公子不存在的灰暗世界】

阳光明媚的第二天到来了。

九月一日，按说该开始上课了，并且这是我们还有排课的最后一个月。因为大三下学期就面临毕业了。到时大家要忙社会实习或毕业论文，再不然要考专升本和各种证书。不过大三上学期暂时还可以用大一、大二那样的节奏去度过。反正积极的人永远走在奋斗的路上，堕落的人依然把每天都当成末日去潇洒。

这天上午的主要议程是电子商务专业开会，听辅导员吹一些耳边风，领一下新课本什么的。至于正式上课，算是片头曲或者开胃菜一样的存在吧？反正大部分人都只是例行公事、逢场作戏。

散场后，415一行走出阶梯教室，一个意外的人追上了他们。

竟是春菜。她问：“阿福还没来吗？”

“没，我们宿舍就他还没来。”八达说。

“我给他打电话，昨天打到现在都没人接。打给他妹妹，说是昨天中午就走了。”春菜说。

“昨天有人看到他坐在一辆卡车上。”排长说，“也许是去哪儿玩了？他不是喜欢旅行吗？”

“玩到今天都舍不得来？”春菜摇头，“他不像那么有叛逆精神。而且为什么会联系不上呢？”

“也许手机丢了。”八达说，“你找他有什么急事吗？”

“也没有，就是挺久不见了。”春菜苦笑了一下。

“段段肯定也很想你的。他来了我们告诉他。”嬷嬷说。

春菜“嗯”了一声，皱着眉头走开了。

这当口儿，大反派恰好经过，排长叫住他：“喂，你昨天确实看到段段了，对吧？”

大反派点头：“肯定是他啊，头发还是很长，还穿那件黄T恤。他还没来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排长嘀咕，“不会真出什么事了吧？”

“我们昨天不都做了本来不会做的事吗？”锅炉工插话，“难不成段段也是？”

这一说，气氛有点紧张了。

“万一一段段遇见某个小白脸，怦然心动，是不是有可能把持不住对他……”

烂操做出可怕而没礼貌的设想。

“然后那小白脸是霸道总裁的公子，不堪受辱，段段遭了他的毒手？！”嬷嬷花容失色。

“不是没可能啊！大反派你给我回忆清楚点！”排长用一代大佬杜月笙的气魄下令。

大反派仔细地想，谨慎地说：“我当时有回头去看那辆车……肯定没看到车牌号啦，不过车的速度好像正慢下来，前面似乎有个加油站……”

“加油站在哪里你记得不？”

大反派努力回忆，给出了一个坐标。

“那这样，来个人跟我一起去加油站打听，其他人待命。”排长运筹帷幄。每当这种时候，他就显得特别有魄力，让人想到那句著名的俗语：老而不死是为贼。

“这么大阵仗，确定他出事了？”金氏问。

“出事就晚了！”排长瞪他，“你认识段段两年来，他有几次不在宿舍过夜或怎么也联系不上的情况？”

“老排，我跟你去加油站。”嬷嬷主动说。

二人便踏上了征途。前往加油站的一路无需赘述，前后大概花了一个多小时，又因为公车在加油站不停，所以他们在下车后，还折返了几百米。

郊外的加油站生意并不兴隆，有个穿制服的小哥在看杂志，排长从手机里调出段段的照片：“请问昨天见过这个人吗？”

小哥瞥了一眼：“没有。”

“看仔细点好不？”排长不爽这态度，嬷嬷按下他，温和地说：“他是我们的一个朋友，失踪了，有人说昨天在这里见过他，麻烦你帮我们看看。”

小哥便勉为其难地又看了一遍。这照片是过去在415里拍着玩儿的，段公子头顶一个报纸折的帽子，手里拿着个拖把，COS圣僧，而排长、金氏分别站两边扮演猴子和猪，也难怪小哥不忍多看。

“他几点来的？我查查监控吧。”小哥说。

监控拍到的画面质量不是太好，但在指定的时间段，的确照到了一辆卡车，副驾窗口的人影正是段公子。更让人欣慰的是，司机的尊容也出现在了画面中，赫然是个穿迷彩服的年轻人。

“这是阿兵哥吗？”嬷嬷盯着屏幕。

“是喔，那卡车的确很像部队会开出来的嘛。”排长打个响指。

“我想起来了，那个杀马特问过阿兵哥：‘走这条路真的能到学校吗？’阿

兵哥回答：“当然，这是近路。”小哥说。

嬷嬷与排长双双从油气中嗅到了犯罪的味道。嬷嬷掏出手机，拍下一张阿兵哥最清晰的照片，群发给415的留守儿童们：“段段跟这个人在一起！”

然后，搞不清状况的老蜗回过来一个放礼炮的表情：“喔喔，祝福他们！”

【你追我，如果你追到我……】

金氏在学校的小卖部买东西。

这是这所破学校唯一的小卖部，虽然几百米外有一家永辉超市，但学生狗常常惜步如金，再加上小卖部开通了迎合他们的外送服务，一支笔一包卫生纸也送给，因此生意一直不错。

小卖部里除了金氏，还有不少迷彩加身的学生。不必说，是正要开始军训的大一新生。

“呀。”有人对金氏叫道。

金氏转头，看到一张满是横肉的脸，心里顿时一哆嗦。

“还记得我不，小胖子？”那人叉腰，“不对，两年不见了，该叫你大胖子了吧？”

金氏本来是真对这人不印象，但他满口熟络，又是军人打扮，金氏的记忆便被唤醒了：“……教官？”

“呼呼，你总算不是胸大无脑。”

是的，这位就是大一时负责训练415所在班级的男生的教官。却说军训刚开始的时候，他对所有人都是一副赶尽杀绝的节奏，尤其是金氏吃了不少苦头。但临近分别，大家的关系却有所好转，教官给我们讲军营里流行的鬼故事，我们则给他讲网上最时尚的荤段子，化敌为友，其乐融融。

“好久不见了，最近过得怎么样啊？你那九个兄弟都还好吧？”教官一脸故人式的亲热，“说真的，后来我训练过各种人，但印象最深的还是你们宿舍，每个人都很有特色，哇哈哈。”

“都挺好。你今年也要负责训练新生吗？”金氏问。

“是啊，这就是我们一年一度的大姨妈啊。今天是来接菜鸟们的。”教官说。

军训不是在我们学校进行的，而是集体被送去山里的一个训练基地，那里封闭，没有网络，要拉练要射击都有的是场地。

正聊着，金氏收到了嬷嬷发来的照片。

“谁的短信？女朋友吗？”教官三八兮兮地凑上来，看来他的军旅生涯怪无聊的。

“不是，是我舍友走丢了……”金氏还没说完，教官奇怪地说：“咦，这不是宝宝？”

“你认识他？”金氏大惊。

“跟我一个宿舍的后辈。个头小，胆子小，欺负起来很好玩的。”

“你能找到他咯？”

“那小子现在应该是在基地里。你们找他干吗？”

“他绑走了我们的兄弟！”

“啥？！”

半小时后，415的除段段以外的所有人坐在一辆卡车后，被教官浩浩荡荡地拉离学校，先去加油站接了嬷嬷与排长，然后再前往基地。金氏无心插柳地立下了大功，大家都非常肯定他的贡献，不停说一些“果然卡车跟运猪仔更配”之类的赞美。

训练基地的面貌有所改变，设施更完善，功能也更丰富了，据说现在除了承接不同学校的军训任务外，也为一些企业提供员工培训，间接给那些贩卖美白产品的商家带来商机。

站在基地门口，遍插茱萸少一人的415不禁感慨万千。

“一开学就是军训，那时咱们都还不太熟吧？”锅炉工说。

“是啊，外号都没有的说，互相叫名字。”金氏说。

“不不，你已经有了，我们私下都叫你‘内胖子’。”排长说。

“还记得那时大家一起睡仓库。”大卫说。

“我特么还在被窝里吃东西来着。”烂操陷入美好回忆。

“凑烟还又偷偷么么（抽烟还要偷偷摸摸）。”一灿微笑。

“我还揍了那教官一拳呢。”老蜗回忆着久违的发威时刻。

“我守过一次夜，好困啊！”锅炉工说。

“最后一天吃得特别好，有鸡腿。”八达咽口水。

怀念的潮水忽然就席卷了大家，那是人生中的最后一次军训。

“那应该也是段段话最少、最不贱的一段时期了。”排长又说。

大家群起讨伐：“想想，所有外号都是那混蛋给我们起的！”“最爱演的也是他！”“最欠揍的也是！”“我们都是被这个贱人带坏的！”

“可是没有他，宿舍的笑声至少少一半呢。”嬷嬷说。